

新義錄

經

第拾冊



90579

新義錄卷四十二目錄

經類四

欽定周官義疏

周禮注疏得失

周官稱周禮之誤

周官非記禮之文

劉歆竄改周官以媚王莽

周禮非周公完書

周禮不盡原文而非出偽託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目錄

周禮非偽書有實證者六

周禮非偽書有不必疑者十

周禮夏官名司馬之失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周禮須悉名物

周官不可行

欽定儀禮義疏

漢代所傳儀禮有三本

漢代所傳儀禮經文有二本



明刻儀禮注疏多舛謬

儀禮五可疑之說甚謬

禮記不盡與儀禮相比附

欽定禮記義疏

禮記正義附會鄭注之失

衛氏禮記集說之博

陳氏禮記集說之失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之善

邵氏檀弓疑問得失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目錄

檀弓爲縣子瑣所作

檀弓爲文士誣毀聖賢之始

大戴禮記之僞

大戴禮記列十四經中

新義錄卷四十二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經類四

欽定周官義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 御定大抵周官六典其源確出周公而流傳既久不免有所竄亂不必以為疑亦不必以為諱說周官者以鄭氏為專門而訓詁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護其短亦不可沒其長是書博徵約取持論至平於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一

考工記註奧濫不可解者不强為之詞尤合聖人闕疑之義也

周禮註疏得失

書目提要曰周禮註疏四十二卷漢鄭康成註唐賈公彥疏康成於三禮之學本為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註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

則亦不必苛責於康成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
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蓋宋儒惟
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云

周官稱周禮之誤

書目提要曰考漢志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故杜子春
鄭興鄭眾賈逵衛宏張衡所註皆稱周官馬融鄭康成
所註猶稱周官禮迨唐賈公彥作疏始沿用省文稱爲
周禮實非本名耳

周官非記禮之文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二

書目提要曰周官集註十二卷 國朝方苞撰是編集
諸家之說詮釋周禮謂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
後儒因漢志周官六篇列於禮家相沿誤稱周禮故改
題本號以復其初

劉歆竄改周官以媚王莽

書目提要曰周官辨十篇方苞撰苞指周官之文爲劉
歆竄改以媚王莽證以漢書莽傳事蹟厯指某節某句
爲歆所增言之鑿鑿如目睹其筆削者自以爲學力旣
深鑑別真僞發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瑤先有是論

待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論太高頗難依據轉不及周官
集註之謹嚴矣

周禮非周公完書

良空雜說曰周禮一書諸儒皆以爲周公作然武帝謂
其瀆亂不經作十論七難以挑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
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以佐新莽王安石又用之以
亂天下蘇子由曰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非周公之完
書也其辨之詳矣吾以一言斷之周禮者周官也以尙
書周官考之三公三孤立六卿之上而周禮不載若師
新義錄
卷四十二
三
氏保氏乃司徒之屬非公孤之職也君奭篇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鄭氏以爲兼擾之官而正義駁之唐虞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不過三百而已今六官之屬合至
十萬是官多於民也卽如一市之中商賈幾何司市官
屬凡一百四十二人一商之輶自則長至史二百十人
何紛然其擾也豈可云官不必備乎至冬官之闕或云
書未成而公亡後人以考工記足之而俞庭椿王次點
邱葵吳從之徒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相繼而增
損之此固非矣若郝京山王虛舟又謂冬官主事四時

惟冬無事故其官爲司空取虛空之義然則司空掌邦
土居四民時地利周官何以稱焉若引唐虞司空總百
揆卽古之冢宰不應與天官同職若引漢司空列於三
公又不應分師保之任也以爲引空本無職掌朝廷安
用此無事之官乎論周禮者蘇子之言當矣

周禮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

書目提要曰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
出最晚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糺舉考大司樂章先
見於魏文侯時理不容僞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四

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
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
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
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
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
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
禹貢合云云

按此條所云惟召誥洛誥孟子顯相舛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賾古文尙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爲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爲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

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修修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爲周公之舊耳迨乎法制旣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爲文獻故其書閱久而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尙有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五

傳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僞何不全僞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贗古文尙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畧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邊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甗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

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歆果贗託周公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睹矣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一共工爲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六

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尙稍見古制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

周禮非僞書有實證者六

汪容甫曰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爲眾儒所排余攷之於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或謂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

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傅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官膏肓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廄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苾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太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於六藝其傳習之精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七

周禮非偽書有不必疑者十

識小編曰周官上於河間獻王至劉歆始立博士諸儒從者不一請舉其大端而辨之一曰六卿之不肯公孤也案周時六卿皆公孤領之周公以公兼冢宰惟周公位冢宰是也蘇公以公兼司寇太史司寇蘇公是也顧命歷叙六卿之長而太保奭畢公毛公卽三公也芮伯彤伯衛侯卽三孤也公孤無專職故不數也此不必疑者一也二曰設官之太多也按周禮二卿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每鄉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

皆命卿是六卿兼軍將也世婦每宮卿二人是六卿之
長貳兼之也司馬六軍之屬則司徒六卿之屬兼之也
甚至太公以大師而兼司盟呂伋以齊侯而掌虎賁然
則成周之官通長貳計之雖不下三千人而實不過三
百六十屬也此不必疑者二也三曰地理之不可方如
棋局也按周禮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
百里原指句三股四以御田疇者而言如漢志之短長
相覆王制之斷長補短非謂方如棋局也若作扣槃捫
燭之見則禹貢冀州之北安得二千五百里哉此不必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八

疑者三也四曰畿服之制與禹貢不合也按周禮言方
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禹貢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
禹貢五服計五千里周禮九服并王畿計五千五百里
增於禹者特五百里之藩服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卽是其地名雖增而實未嘗增也此不必疑者四也五
曰封建之制與武城孟子不合也按武城之分土惟三
孟子王制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專指井地言之也所
謂土其田也周禮之封疆兼舉山川附庸邑居林麓言
之也所謂制其域也此不必疑者五也六曰溝洫之制

遂人匠人不合也按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二法不同陳及之謂遂人是一直度之匠人是開方計之朱子駁之曰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決不可合是矣然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孟子鄉田同井安見鄉遂必用貢耶遂人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都鄙必用助耶蓋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戍索左氏異義山林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考工記又言兩山之間必有川兩川之上必有涂可見貢助二法原祇因時因地不必定限以成法孟子九一什一亦祇就滕論滕不必定是周制也此不必疑者六也七曰井牧之制與孟子一夫百畝不合也按井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猶禹貢之咸則三壤也牧則有不易地一易再易之別猶漢志之歲耕種休一歲休二歲也若遂人之萊五十畝百畝二百畝乃不耕之士令民開墾者非百畝之常額也孟子道其常而周官窮其變也此不必疑者七也八曰載師地征與孟子什一不合也按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陸佃謂古畝而徹賦民什

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
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於國非取民之制也若吏之
治於公邑者兼統於遂其制賦皆與遂法同此不必疑
者入也九曰關市山澤之賦與孟子不合也按孟子譏
而不征者謂羈旅士民也周禮關市有征者謂商賈也
孟子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也周禮山澤有禁者禁
民之不以時取也此不必疑者九也十曰朝覲之數與
尙書不合也按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者虞制也六年
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周制也三歲而聘五歲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十一

而朝者文衰之霸令也

見昭三年左傳漢儒集爲大行王制又多此年一小聘句

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
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與尙書小異者
猶云六年而徧也尙書舉其畧而王制道其詳也此不
必疑者十也

周禮夏官名司馬之失

湖樓筆談曰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爲亦欲自
成一代之制以詒百王之法非周公之書亦非周制也
其以夏官名司馬殊爲失之夫司馬兵官也夏者長養

之時而兵者陰類故在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動
眾詩六月篇鄭箋日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亦
見盛夏非出兵之時而謂先王以夏宮名司馬乎管子
五行篇說黃帝六相曰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
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工師
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
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工師也夏者司
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據此則天地春夏秋冬六
官之名自古有之而夏官是司徒非司馬卽此可知周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十一

禮之非古制矣

周禮冬官補亡之誤

陔餘叢考曰周禮缺冬官一篇劉歆以考工記補之漢
唐以來皆無異說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劄論以
爲冬官之屬初未嘗缺其官皆雜出於五官之中乃作
復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稱之永嘉王次點益引伸其說
作周官補遺亦爲真西山所賞元人吳草廬邱吉甫又
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間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補
遺已不傳草廬所編則據尙書司空掌邦土謂冬官不

應雜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內遂取掌邦土之官列於
司空之後其他亦未嘗分割惟俞氏邱氏則益加割裂
俞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內四十九官改入冬官邱
氏則以爲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
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之數論之天官羨
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二十九秋官羨六是
五官內共羨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禮補亡一書又於五
官內稍有裁核定爲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
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內五十四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三

官改入冬官與余氏大同小異雖各以意割截舊文然
亦可見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澤長語云俞廷椿王次
點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屬之司空則五官
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
無缺誠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從何哉曰亂經是鏊亦
未敢以爲是也按南齊書有人掘楚王冢得青簡書廣
數分長二尺凡十餘簡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書考工
記周官所闕文也然則考工記原非雜於五官內劉歆
以之補冬官亦非

周禮須悉名物

書目提要曰禮說十四卷 國朝惠士奇撰古聖王經世之道莫切於禮然必悉其名物而後可求其制度得其制度而後可語其精微猶之治春秋者不核當日之事實卽不能明聖人之褒貶故說禮則必以鄭氏爲宗亦猶說春秋者必以左氏爲本鄭氏之時去周已遠故所註周禮多比擬漢制以明之今去漢末復閱千六百年鄭氏所謂猶今某物某事某官者又多不解爲何語而當日經師訓詁輾轉流傳亦往往形聲並異不可以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三

今音今字推求士奇此善於古音古字皆爲之分別疏通使無疑似復援引諸史百家之文或以證明周制或以參考鄭氏所引之漢制以遞求周制而各闡其制作之深意在近時說禮之家持論最有根柢雖其中欲矯空談之弊或涉於偏然終不能廢其所長也

周官不可行

黃氏日鈔曰周禮始用於王莽大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鄭夾漈以爲用周禮者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也

葉水心謂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

不可得聞則其書不可行

欽定儀禮義疏

書目提要曰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御定儀禮至爲難讀鄭註文句古奧亦不易解又全爲名物度數之學不可以空言騁辯故宋儒多避之不講卽偶有論述亦多不傳惟元敖繼公儀禮集說疏通鄭註而糾正其失號爲善本故是編大旨以繼公所說爲宗而參核諸家以補正其舛漏至於今文古文之同異則全採鄭註而移附音切之下經文記文之次第則一從古本而不用割附之說所分章段則多從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而以楊復敖繼公之說互相參校釋宮則用朱子點定李如圭本禮器則用聶崇義三禮圖本禮節用楊復儀禮圖本而一一刊其譌繆拾其疏脫考證之功實較他經爲倍蓰也

漢代所傳儀禮有三本

書目提要曰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古

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射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康成所註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五

漢代所傳儀禮經文有二本

書目提要曰漢代所傳儀禮經文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鄭註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註士冠禮闕西闕外句註古文闕爲槩闕爲感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註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註今文格爲闕是也

明刻儀禮註疏多舛謬

書目提要曰儀禮註疏十七卷漢鄭康成註唐賈公彥疏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譌殊甚日知錄曰萬厯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翹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解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年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尊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云云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註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譌粹不能校故紕漏至如是也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夫

儀禮五可疑之說甚謬

識小編曰儀禮者禮之根本而禮記其枝葉也故儀禮有冠禮禮記卽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卽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朱子嘗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而采諸書以釋之若儀禮所無則爲集補經以足之其謂看得有緒甚善誠不易之論也乃宋樂史謂其有可疑者五其說甚謬茲請條舉而厯辨之一疑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眾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爲

教授按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乃儀禮之全本經十七篇卽今儀禮也劉歆曰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夫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卽藝文志經十七篇也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故藝文經目別無高堂生十七篇之禮中興以後皆立博士相傳不絕隋經籍志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然則儀禮自高堂生而下以次傳授源流井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七

井后倉之曲臺記正儀禮之傳說而不得據以駁經也且在三禮中立學尤早而以爲未嘗教授可乎其無疑一也二疑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不獻之朝乎劉歆七畧班固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隋志有明文何謂不獻漢志七畧九種現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之目何謂不著獻之者獻王傳之者高堂生習之者后氏大小戴氏慶氏註之者鄭康成自兩漢已行何待魏晉梁陳其無疑二也三疑

聘禮篇所記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邊豆簋盞之實鉶壺鼎甗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不同按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所謂國客者卽聘禮之賓也然謂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未嘗謂如其君之賓禮以待之今考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乃待其介之禮而鄭註卽約聘禮文釋之其與聘禮不同者乃待諸侯之典與聘賓無涉其無疑三也四疑喪服一篇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書案隋經籍志喪服一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六

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註解今又別行以余考之其書雖未必果出於子夏而傳以釋經在諸經皆有之不獨儀禮也使徒以問難之故而決爲非周公書則春秋三傳皆釋經之體亦可據以駁春秋矣其無疑四也五疑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時豈不設天子之禮按禮古經五十六卷除十七篇尙餘三十九賈公彥序儀禮之次凡冠昏鄉射

燕禮以下俱有天子諸侯之禮朱子亦謂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邠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然則儀禮之亡篇多矣豈有制侯國而不及天子之理其無疑五也夫知樂史五疑之非則朱子之說益信而有徵矣

禮記不盡與儀禮相比附

書目提要曰禮爲治世之大經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禮記一書朱子以爲儀禮之傳然特冠義等六篇及喪服諸篇與儀禮相發明耳至於他篇則多整躬範俗之道別嫌明微之防不盡與儀禮相比附蓋儀禮皆古經禮記則多誌其變儀禮皆大綱禮記則多謹於細儀禮皆度數禮記則多明其義故聖賢之微言精意雜見其中斂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

欽定禮記義疏

書目提要曰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

御定三禮以鄭氏爲專門王肅亦一代通儒博觀典籍百計難之弗勝也後儒所見曾不逮肅之棄餘乃以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九

一知半解譁然詆鄭氏不聞道韓愈所謂不自量者其是類歟然周官儀禮皆言禮制禮記則兼言禮意禮制非考證不明禮意則可推求以義理故宋儒之所闡發亦往往得別嫌明微之旨此編廣摭羣言於郊社樂舞裘冕車旗尊彝圭鬯燕飲饗食以及月令內則諸名物皆一一辯訂卽諸子軼聞百家雜說可以參考古制者亦詳徵博引曲證旁通而辨說則頗采宋儒以補鄭註所未備其中庸大學二篇陳澧集說以朱子編入四書遂刪除不載殊爲妄削古經今仍錄全文以存舊本惟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辛

章句改從朱子不立異同以消門戶之爭也

禮記正義附會鄭註之失

書目提要曰禮記正義六十三卷漢鄭康成註唐孔穎達疏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註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註改用陳澧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尙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貞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

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
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
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邱
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註未免有附
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能盡
也

衛氏禮記集說之博

書目提要曰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衛湜撰是書採
摭羣言最爲賅博去取亦最爲精審自鄭註以下所取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三
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者所採錄不在此
數今日鄭註孔疏而外原書無一存者朱彝尊經義考
採摭最爲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
家皆願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

陳氏禮記集說之失

書目提要曰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澧撰雲莊澹別
號也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註簡奧孔疏典
瞻皆不似澹註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
亦不似澹註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

而澹父大猷師饒魯師黃榦榦爲朱子之壻遂藉考
序之餘陰明代得列於學官其註學記術有序句引周
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禮鄉大夫實
無此文註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
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頗爲論者所譏然或偶
然筆誤卽此尙未足爲澹累澹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
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註孝經論語
之法故用爲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尊以
兔園冊子詆之固爲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特禮文
新義錄

卷四十一 經

五

與曠驟讀爲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
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爲無益是以 國朝定制亦姑仍
舊貫以便童蒙然後 欽定禮記義疏博採漢唐遺文
以考證先王制作之旨併退澹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
書三經異例是則 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
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之善

書目提要曰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 國朝納
蘭性德撰是編因陳澹禮記集說疏舛太甚乃爲條析

而辨之而愛博嗜奇亦往往泛採異說然綜核眾論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卽其據理推求者如曲禮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澁註稱況求勝者未必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則謂此乃不忮不求懲忿窒慾之事陳氏所云不免計較得失若是則可以必勝可以必多將不難於爲之矣是雖立澁於旁恐亦無以復

應也

按是書爲陸元輔代納蘭性德撰

邵氏檀弓疑問得失

書目提要曰檀弓疑問一卷 國朝邵泰衢撰是書以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三

禮記出自漢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會乃摘其可疑者條列而論辨之如以脫驂舊館人爲失禮之正以夫子夢奠之事爲杳冥渺茫皆非聖人所宜出又親喪哭無常聲不應以孺子泣爲難繼居仇者不反兵而鬪爲啟亂端曾點之狂乃志大而有為非狂肆之狂倚門而歌斷無此事以王姬爲齊襄公妻非魯莊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惟師及齊師戰於郎一條泰衢以郎字爲郊字之誤蓋據春秋戰於郊之文不知魯有二郎隱公元年費伯所城之郎在今廢魚臺縣

地哀公十一年與齊戰之郎則爲魯近郊地謂郎卽郊則可謂郎爲誤則不可又乘邱之戰一條秦衛疑魯莊公敗績之誤不知古人軍潰曰敗績車覆亦曰敗績左傳所云敗績覆壓者是也概以戰卣爲疑亦疏於考據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檀弓爲縣子瑱所作

汪仲伊曰近人辨檀弓者甚多然未得著書者之主名以今考之蓋卽檀弓書中所謂縣子瑱也孔叢子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據此足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語

證縣子與子思同時其人仕於魯學於墨通於喪禮而好與孔門爲難昔時孔墨之辨甚多由此可見其云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顯斥子游而後儒反疑爲子游之徒所作何也其於曾申特稱曾子故後儒疑爲曾氏之徒而紀晉事較左傳爲詳按吳起嘗學於曾申後乃改而仕晉今之左傳多起所增益則其人卽在曾門亦必與吳起爲同類其述喪禮較詳乃曾門所傳之微言也左傳乘邱之戰是勝非敗亦無縣賁父其人此特僞託假設欲以形哀公誅孔子之不得爲破格則縣賁父或

卽其先也書中稱后木問諸縣子屢稱穆公問縣子則
其人在魯必進用魯穆公用子思泄柳申詳而不能大
有爲於魯皆縣子之徒陰爲排擠卽檀弓一書之誣聖
門可見矣論衡有墨家之徒纏子未知卽此人否其書
於魯三家多稱美蓋其得仕於魯恃爲奧援如稱季武子爲君子
表微叔孫武叔其以縣氏爲異姓之廟則本非魯人按
惠公時周史角使魯卽留魯其後始爲墨氏學縣爲魯
異姓之臣當卽其後或亦學於史角之徒之後歟其於
衛也柳若當亦其徒黨故云柳若刺子思而後述柳莊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十一

以張其先如書縣賁父例也

檀弓爲文士誣毀聖賢之始

從古文士誣毀聖賢自檀弓始已開莊子寓言之先聲

舜卒於鳴條而以爲葬於蒼梧之野是誣舜也文王十

三生伯邑考本異說而此以廢長立幼歸之是誣文王

也衍乃微子之弟舍孫立弟於古無微是亦誣微子合

葬非古而謂自周公始是又誣周公五世反葬史記并

無其事是并誣太公且其誣孔子也聖父爲防大夫非

式微何至不知父墓又何至艱於父母合葬又何至葬

不如法而致崩其誣子思也造爲三代出妻之說尤爲可惡他如以倚門而歌誣曾皙以哭子喪明誣子夏以載寶而朝誣南宮以葬妻犯禾誣子臯以旣祥而絲屨組纓誣有子姊喪可除而弗除朝祥莫歌不當哭而哭以是誣子路古者師友服皆弔服加麻旣葬除之以子貢請師喪若喪父而無服是誣子貢矣至其詆子游也不獨汰哉一語如以子游謂同母異父之昆弟服大功亦是誣妄其非子游之門人可知又如以易簣之事及襲裘而弔母喪出弔誣曾子其非曾子之門人亦可知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姜

蓋其學爲墨氏之學其書爲援儒入墨之書故與孔氏多牴牾也

大戴禮之僞

陳直齋曰二戴漢信都王太傅戴德九江太守戴聖皆受禮於后倉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始數百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之書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止此篇第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中間又有重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

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傳篇世言
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
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
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
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戴德撰九江太守
乃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大戴禮記列十四經中

書目提要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宋史繩祖學
齋估舉言大戴記列之十四經中其說今不可考然先
王舊制時有徵焉固亦禮經之羽翼爾

新義錄

卷四十二

經

七

新義錄卷四十三目錄

經類五

御纂春秋直解

春秋胡傳得失

胡傳之失

胡傳去天貶王之說甚妄

胡傳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之說甚謬

徐氏春秋管窺持論正大

焦氏春秋闕如篇爲近來說春秋者之最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目錄

一

以例說春秋不足信

褒貶之例不可通

褒貶之說有三

有貶無褒之失

論春秋天子之事

論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論春秋不黜霸功

春秋書法可疑

春秋時弑君三十六之誤

春秋託始於隱公以誅亂賊

論趙盾弑君

論許止弑君

吳楚書君書大夫

列國有春秋

春秋繁露未必全出董仲舒

春秋繁露立名之義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目錄

二

新義錄卷四十三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經類五

御纂春秋直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 敕撰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一

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爲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爲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爲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鍊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

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者恭讀御纂
春秋傳說彙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融會其
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春秋胡傳得失

書目提要曰春秋傳三十卷宋胡安國撰是書作於南
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
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
有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制承元
舊式以安國之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二

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爰逮本朝敦
崇經術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
正棄瑕取瑜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
已久未可竟廢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漏之處
則欽定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昭示海內矣

胡傳之失

顧復初曰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
王正月一條而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
周月是謂天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

不書卽位爲首緇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
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
夫子之春秋

按李榕村亦謂胡文定解春秋豈爲
無功但說夫子那樣嚴刻卻不然

胡傳去天貶王之說甚妄

春秋天王之名方望溪謂非孔子創立歷引周官司服
及曲禮國語爲證蓋周人舊有是稱也顧亭林謂以吳
楚徐越僭王故加天別之其說亦得有時王不稱天者
程端學以爲省文顧復初以爲立文宜如此增一天字
便不顧皆得春秋之旨自唐啖助倡去天以貶之說胡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三

傳因之如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謂非天討
故不稱天顧復初以爲舍鄭伯滔天之罪宥臣而責君
悖舛滋甚又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命胡傳謂王不稱
天寵篡賊也黃仲炎通說則謂桓之四年五年八年王
來聘亦寵篡賊也何以皆書天王又文五年王使榮叔
歸舍鼎王使召伯來會葬胡傳亦曰不稱天譏王也呂
大圭或問則謂歸惠公仲子之賵亦是妾母何以亦書
天王故知春秋爲尊王之書斷無貶王之例也

胡傳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之說甚謬

春秋大事表曰胡文定春秋傳動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知石碯之除州吁當隱公之初年桓王初卽位只告陳使討不聞告王而請討則此時王令已不行矣當末世而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敵師臨境而云反躬責己加以文諭此如逢劫盜而與談仁義何異顧奎光隨筆曰說春秋者多知理而不知勢王室僅擁空名而責以不能征討有罪小國危亡無所控訴而責以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皆是隔靴撓癢

徐氏春秋管窺持論正大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四

書目提要曰春秋管窺十二卷 國朝徐庭垣撰自宋

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干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爲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

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
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
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舉世襲先儒之論而
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
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遏之云云其持論最爲正
大

焦氏春秋闕如編爲近代說春秋者之最

書目提要曰春秋闕如編八卷 國朝焦袁熹撰自穀

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復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五

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爲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
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

不能者申韓爲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

呂柟春秋說志謂書季孫
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亂矣是書獨酌

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如隱公

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

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辭又

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

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各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

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
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爲蟲傷苗稼卽當留意補助不
以此一事便爲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
武氏子求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
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
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
條論卽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
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
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爲最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六

以例說春秋不足信

朱鶴齡春秋集說序曰自左氏有例公穀二氏有例啖
趙以下亦皆有例如以稱爵爲褒會孟何以書楚子則
非盡褒也以稱人爲貶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
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以稱字
爲貴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以殺大夫稱名爲
罪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諸侯失國名而夔子
譚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麇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
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以益師不日爲薄之

而成公以後皆書日以桓會不致爲安之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準

衰貶之例不可通

方望溪春秋通論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先儒衰貶之例不可通以未嘗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耳以外諸侯稱爵爲衰則楚商臣蔡般皆稱爵矣以外大夫不書繫與族爲貶則鄭公子歸生陳夏徵舒書繫與族矣以稱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七

人爲貶則文僖以前會盟侵伐列國之卿大夫皆稱人而不以名見宣成以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大夫仍稱人小國之卿大夫終春秋恆稱人而莒慶曹公子首獨以名見以是知凡此類皆舊史之文隨時勢以變更而非有典法者也說者乃謂諸侯忽稱爵忽去爵外卿忽稱氏忽云氏或貶諸侯稱人與卿大夫無別或貶外卿稱人與大夫無別不惟義無所處亦且變亂事實

衰貶之說有三

春秋大事表曰鄭夾漈謂說春秋有三家有以春秋爲

一字褒貶者有以春秋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一書字字冰霜劍戟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有貶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慘刻也泥褒貶俱無之說則春秋又似叢語瑣說聖人又非無故而作經也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於一字上求褒貶耳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如以爲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八

子更何用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按鄭師山謂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

有貶無褒之失

張彞歎宗朱辨義序曰孫明復以爲春秋有貶無褒朱子曰如晉士匄伐齊聞喪而還分明是褒之夫王政不行諸侯放恣專會盟擅侵伐其事原無可褒至如葵邱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尊周攘楚聖人取之者則固寓褒於貶也而其他彼善於此之事其辭若喜之而其

意若有憾者則又寓貶於褒也朱子曰春秋貴仁義而賤功利貴王道而賤伯功又曰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廢五伯之功通乎此則褒貶可知矣寓褒於貶寓貶於褒之義亦可知矣蓋聖人非有意以爲褒貶據其事直書之耳

論春秋天子之事

李榕村集曰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天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九

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如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爲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

春秋大事表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惰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然謂聖人筆削代

天子行事者則又非也。彝歎張氏謂春秋非是。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最得春秋之旨。細看全經。如三錫命。是獎篡弑。褻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列侯上傲。王命內相篡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奔喪。會葬。而王遣使求車。求金。典禮一切廢壞。聖人只是於此等標明王迹不行於天下。處而誅貶自見。

楊椿孟鄰堂文鈔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天子之事。禮樂征伐是也。周室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五霸興。出自天子者。諸侯假天子之命。出之。故曰王者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十

之迹也。霸業衰。諸侯授其權於大夫。大夫猶必假諸侯所假者以從事。則迹或尙存焉。大夫弱。陪臣強。國命爲陪臣所執。而迹於是乎熄矣。夫方諸侯力政。其臣用命之時。大夫之跋扈已萌。不必溴梁之會。雞澤之盟。而始知其不臣也。大夫擅權。君若贅旒。之日。陪臣之强悍復著。不必三都之圍。陽關之據。而後知其叛大夫也。魯史見其如此。始於隱。終於哀。一皆書其自出。夫子因文以述其事。雖不能還其事於天子。然卽文以觀諸侯大夫陪臣之罪。自見此夫子之義。卽魯史之義也。漢儒不察。

謂竊取之者夫子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爲天子之事也宋儒曰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有德必褒有罪必貶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夫作春秋微亂賊也無其位而取國之史任私意爲筆削褒貶人於一字之間以代天子之刑賞誰信之而誰懼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夫子之言也若如漢儒所云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是二百四十二年中自天子至於大夫無不在所貶所退所討之中毋乃已甚乎何其與夫子平日之言相戾也則處士橫議不將自春秋啟之乎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士

劉克莊後村集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

書虎牢圍丘之典不與而春秋以下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姬歸節書貢獻之禮失而春秋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

論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項安世春秋家說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美惡足以懲勸中人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三

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爲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眞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閨闈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亂賊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亂賊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春秋大專表曰所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於策而卽懼乎吾恐亂賊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聖人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焉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於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翬帥師公子慶父帥師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雜戎必書晉趙盾盟衡雍楚公子圍會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懍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聖人斷之於心而書於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推刃於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春秋之作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

論春秋不黜霸功

朱子語類曰春秋明王法而亦不廢霸功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三

黃東發曰鈔曰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初年王室微諸侯強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又強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聖人隨時救世之心正如此

楊繩武曰春秋尊王攘夷而重霸尊王故尊周尊周故并親魯攘夷故擯楚擯楚故并惡吳越尊王攘夷非霸者不可故重霸重霸故予桓文

日講春秋解義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桓十一年見會盟之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尚

亂霸興乃無此亂故君子與桓文

春秋書法可疑

陔餘叢考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至嚴也筆削之嚴應莫過乎篡弑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不可解者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弑君固以責有攸歸也楚王麋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縊而殺之則圍實弑麋也而經但書楚子麋卒說經者曰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誰肯以弑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及楚

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于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弑者終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于乾谿一則手弑者反脫其弑君之罪一則自縊者轉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齊孺子荼之死據左傳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荼而立悼公耳其時悼公既立則不得專坐陳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荼豈經之所書者真而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而必待作傳者之詳其事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者不幾漏網而從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載無從訂正以經爲據當是作傳者誤耳

春秋時弑君三十六之誤

經韻樓集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三當作二字之誤也弑君之見於春秋經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一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奚二也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三也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四也僖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五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六也文元年楚太子商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五

臣弑其君頹七也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八也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九也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
人十也莒弑其君庶其十一也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
夷皋十二也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三也十年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四也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
蒲十五也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十六也二十
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十七也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
祭十八也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十九也三十一
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二十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
君虔於乾谿二十一也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二
十二也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二十三也定十三年薛
弑其君比二十四也哀四年盜弑蔡侯申二十五也六
年齊陳乞弑其君荼二十六也凡此皆大書特書確有
弑字無可疑者乃若漢書相傳訛作三十六顏師古乃
求諸左傳以足之曰羽父使賊弑公於寫氏曰共仲使
圍人犖賊子般曰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闡曰魯襄仲
殺子惡皆經所爲魯諱也曰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經
書鄭伯卒於鄆者也曰楚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弑之

經書楚子康卒者也曰齊人弑悼公經書齊侯陽生卒者也曰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曰鄭傅瑕弑其君鄭子曰鄭高渠彌弑昭公曰晉弑懷公於高梁四者經無其事者也而經所大書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乃漏而不數以數之則爲三十七不合於三十六之數也不知子般子惡經所諱者既數之曾是經所書之奚齊顧可不數乎劉向所治者穀梁不治左氏此二十六三經所同然則師古所註漢書之訛字審矣二十六弑者漢經師舊說也漢書之謬字正而聖人大經之訛字愈以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七

正 被弑君三十六亦見太史公自序亦是訛字蓋自漢以後經籍訛舛殺而訛弑者如公羊經云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公羊傳云昭公欲弑季氏是也弑而訛殺者尤多其中有三事最易惑人者如里克弑奚齊閻弑吳子餘祭盜弑蔡侯申陸氏釋文皆訛爲殺是也

春秋託始於隱公以誅亂賊

何義門讀書記曰春秋曷爲不託始於惠公而始於隱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隱公被弑之君也

論趙盾弑君

朱子語類曰左氏見識甚卑如趙盾弑君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是回避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

作春秋而亂賊懼豈反爲之解矣

呂祖謙左氏博議曰董狐責盾兩言深中其隱所謂亡
不出竟者責其遷延宿留潛有所待以爲與謀之證耳
豈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董狐
之意復託孔子之言曰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姦臣賊子
逆謀既定出候竟外事克徐歸遂可脫弑逆之名是爲
姦賊畫逃罪之策也

葉夢得春秋傳曰越竟乃免此非聖言使與聞乎弑雖
在四海之外無所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夫

責之

程端學春秋本義曰靈公之立非盾意也故君臣不相

能而盾之無君久矣

日講解義謂齊商人宋鮑曩弑盾皆不討且定其位則其無君之心

蓄之已久

盾狡而穿愚河曲之役委曲庇之將用之也且使

爲公壻則伏姦賊於君側有年矣使穿侵崇是與之以
兵權也事成機熟委君於穿而宿留境上謂非其情可
乎穿弑君而反使之迎立是庇穿弑而免穿於討也

御纂春秋直解曰傳曰盾爲法受惡夫弑君何事乃釋
弑者不罪使不弑者受之乎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

證盾之首弒也非姑以是坐之也盾造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刑書也越竟乃免非孔子之言也

姜炳章讀左補義曰太史責盾以越竟討賊二事公羊專重討賊左氏專重越竟其實凡弒君者卽越竟亦卽歇閭職之舍爵而行也反卽殺穿以自解亦司馬昭之誅成濟未全忠之誅蔣元暉柳燦也何解於弒

論許止弒君

蘇轍春秋集解曰止雖不志乎弒其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弒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弒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弒雖異乎楚商臣蔡般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尤

陸粲胡傳辨疑曰飲世子之藥卒是以藥殺父也父死而奔晉是避討也止之爲弒亦較然矣三傳皆以異說亂聖經

袁仁胡傳考誤曰左氏云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以是日飲藥卽以是日卒則其卒也藥故也懼而奔晉且自責曰我與夫弒者則其爲弒也有不容自昧者矣胡氏乃曰不嘗藥非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曰庸醫以藥殺人未嘗有殺人之心人飲其藥而死則謂之殺子進藥於父臣進藥於君未嘗有死其君父之心而君父飲之而死死於藥也死於其臣其子之藥也不謂之弑可乎

毛奇齡春秋傳曰據傳是世子自爲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曰弑所云弑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誤解穀梁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以不嘗藥書弑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三

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蓋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藥物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哉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

毛奇齡經問曰世子爲藥物以進自是誤害特君父無誤害者誤害則必以大惡加之所以謹人心而防弑逆之漸也

魏禧左傳經世鈔曰嘗藥之義不過恐奸人致毒與嘗食之義等耳人之體性病症父子不同豈得以子嘗而

定此藥之宜父病與否哉且不嘗之過輕聖人豈以輕過加大罪哉

高澍然釋經曰公羊謂許悼書葬是君子之赦止并忘蔡般之弑亦書葬傳之不足信如是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論曰穀梁謂止與弟虺哭泣歡飭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是止爲孝子也而聖經乃加以大逆之罪乎其說較公羊尤爲誣妄

陸祁孫合肥學舍札記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蓋止不知醫誤信古方致其父飲之而死非第不嘗藥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三

也舍藥物者言人子但竭盡侍疾之道藥物則當任之於醫也

楚吳書君書大夫

日知錄曰春秋之於吳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與之也

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二十三年於

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其人也僖公

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于召陵始有大夫

公羊傳謂交公九年

使椒來聘始有大夫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罔已書氏二十一年會于孟始書

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一年而不書君闡宋

者子玉二十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二十八年而不

書帥聖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於中夏也吳之見於經

也始於成之七年日吳而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

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

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卒始書吳子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降從

四裔之例而書子二十九年使札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

三戰長岸十七年敗雞父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一年伐越

二十八年入郢定四年敗樛李十四年伐陳哀六年會祖全會鄧七年

伐我八年伐齊十年十救陳十一年戰艾陵十一年會橐皋十二年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五

並稱吳而不與其人會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

其會終春秋之文無書帥者使之終不得同於中夏也

是知書君書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於中國矣以

後世之事言之如劉石十六國之輩畧之而已至魏齊

周則不得不成之為國而列之於史遼金亦然此夫子

所以錄吳楚也然於備書之中而寓抑之之意聖人之

心蓋可見矣

列國有春秋

韋昭註國語謂以天時紀人事故曰春秋白虎通云春

秋書名黃帝時已有房元齡管子註云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則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矣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又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固不獨魯以春秋名史也今按國語楚莊王問教太子之法於申叔時對曰教之以春秋而爲之登善抑惡焉晉羊舌肸習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記有弑君弑父者權數篇曰詩者所以紀物也春秋所以記成敗也莊王管子羊舌肸皆在孔子前則所謂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魯史可知是齊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三

晉楚皆有春秋之實證也

春秋繁露未必全出董仲舒

書目提要曰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

春秋繁露立名之義

書目提要曰春秋繁露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

新義錄

卷四十三

經

雷

新義錄卷四十三終

新義錄卷四十四目錄

經類六

春秋左傳正義有大功於春秋

春秋釋例之善

東萊左氏博議作於新娶時之誤

左傳杜註勝於林氏句解

左傳非邱明作

左傳定爲邱明作

左傳爲晉人作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目錄

左傳爲楚人作

左傳爲戰國時人作

左傳多吳起所纂

左傳不必盡信

左傳言孔子之事不可信

左傳有與經合經背之分

左傳之失

左傳有三病

左傳勝於公穀

春秋公羊傳非高作

公羊傳之非

何休解詁之謬

春秋穀梁傳非赤作

穀梁傳之非

公穀得失

公穀兩傳皆姜姓一人所作

穀梁非子夏弟子

三傳得失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目錄

左傳論宋弒昭公之失

以下補

二

新義錄卷四十四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經類六

春秋左傳正義有大功於春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周左邱明傳晉杜預註唐孔穎達疏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註孔疏爲最古杜註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按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一

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註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註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釋例之善

書目提要曰春秋釋例十五卷晉杜預撰考預書雖有曲從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非公穀二家穿鑿月日者比摯虞

謂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故字疑爲當字之說以晉書原本如是姑仍其舊文良非虛美要之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徑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矣

東萊左氏博議作於新娶時之誤

書目提要曰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宋呂祖謙撰相傳祖謙新娶於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游談餘語隙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二

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祖謙年譜其初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東陽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

左傳杜註勝於林氏句解

書目提要曰左傳杜林合註五十卷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杜預註左氏號爲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

訪明邵竇傳遜陸粲 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
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宋林堯叟有春秋左傳句解
四十卷其書徒以箋釋文句爲事實非其匹第古註簡
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
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
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音義當亦焜等所加原
本所有今亦並存焉

左傳非邱明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邱明懼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三

弟子人人異傳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自漢以來言
左傳者無異說唐啖助趙匡陸淳等始謂論語稱左邱
明恥之某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其人尙在夫子前
并謂邱明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春秋傳
題左氏遂引以爲邱明而不知其非也程子遺書或問
左氏卽邱明否曰傳中無邱明字則亦不能無疑劉原
父謂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邱明果受經於
仲尼何以不在弟子之籍郝氏春秋直解亦謂書中反
有借義公穀者似未嘗親受經於仲尼朱子語類則謂

左氏必非邱明作聖人所稱者然是正直人如左傳自有縱橫意故王安石葉夢得皆以爲六國時人鄭漁仲六經奧論亦謂傳稱趙襄子之諡則是書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凡八十年若邱明會事孔子不應孔子既沒七十八年邱明猶能著書也此皆以左傳非邱明作也鄭漁仲氏族畧又謂傳春秋者左姓邱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左邱以地爲氏至考其詳載氏族終無左邱氏蓋欲調停舊說析一人而二之而不料自相矛盾又葉少蘊謂左卽左史邱姓明名亦謬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四

按傳果爲孔子弟子作何至敘孔父之妻如此淫褻且孟子言春秋多與傳異并不言及傳其書當在孟子後

左傳定爲邱明作

書目提要曰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邱明左邱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邱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邱明者十一事陳氏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

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閭若據古文尙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五

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邱明作以祛眾惑

左傳爲晉人作

郝氏春秋直解曰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譽重耳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皆鋪張其事恬不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獎霸皆左傳誤之也

左傳爲楚人作

江慎修謂邱明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宋黃若晦謂爲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述楚事極詳而黃楚望力辨非楚人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也

左傳爲戰國時人作

萬見春日劉歆七畧云左氏受經於仲尼後儒從而和之嘗以傳語考之左氏戰國時人也當戰國時齊騶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爲驗而昭九年傳云陳水屬也水火配也哀九年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此等語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六

言某國爲某星自三家分晉後堪輿書出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爲木趙爲火梁齊爲元枵衛爲豕韋吳越爲星紀等說而昭十一年傳云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此等語與堪輿書合耐酒之名起周末而傳曰見於嘗耐秦惠王十二年初臘而傳曰虞不臘秦孝公時商鞅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有不更女父庶長鮑其爲戰國時人可知說本陳耀文經典稽疑引蘭叢識遺按葉夢得春秋讞亦據傳末韓左氏猶在斷以爲戰國時人不知經有續書傳亦有續書夢得蓋未深考識遺引證尤多附會

左傳多吳起所纂

姚姬傳曰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七

季札時亡久矣與邾鄆郕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

左傳不必盡信

日知錄曰昔人所言興亡禍福之故不必盡驗左氏但記其信而有徵者爾而亦不盡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至於孝公而天下致伯諸侯畢賀其後始皇遂并天下季札聞齊風以爲國未可量乃不

久而篡於陳氏聞鄭風以爲其先亡乎而鄭至三家分
晉之後始滅於韓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
乎而滕滅於宋王偃在諸姬爲最後僖三十一年狄圍
衛衛遷於帝邱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元年始廢
歷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記之言亦不盡信也

左傳言孔子之事不可信

王需人曰據史記孔子生於庚戌而左傳載齊侯將爲
臧孫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
魯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此辛亥年事孔子時方二歲載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八

鄭伐陳入之孔子聞之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鄭入陳
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此癸丑年事孔子時方四歲載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孔子聞是言也曰以是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己未年事孔子時方十歲
載叔孫昭子殺豎牛於塞闕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不可能也此甲子年事孔子時方十五歲若據公
穀孔子生於己酉亦止多一歲夫以志學之年未必有
評品列國之事況二歲四歲乎夫子雖有尙論之際其
曰孔子聞之孔子聞是言也似乎適當其時而非追憶

之比矣按武仲昭子皆論此二條當是追論蓋當時皆以孔子爲聖人左氏論斷借以爲重非定孔子語也

左傳有與經合經背之分

方望溪曰左氏有與經合可證二傳之非者公子比弑其君虔之類是也二傳以比爲不弑而歸獄焉以左氏徵之則志乎弑者實比非棄疾也有顯與經背而不可從者鄭歸生弑其君夷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之類是也使弑者實公子宋必不歸獄於歸生使華元至河而復必不書自晉歸于宋經之作豈知後之別有傳哉必待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九

傳而後可求則春秋之義荒矣

左傳之失

春秋皇綱論曰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惰與卜筮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有不驗此其蔽也

左傳有三病

呂東萊曰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義一也好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事則盡精神說聖人事便無氣象三也

左傳勝於公穀

書目提要曰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於孔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說煩重瑣屑者多刊除不錄而名物度數之間則削繁舉要本末燦然蓋左氏之書詳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其遠勝公穀實在於此又曰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爲怪

春秋公羊傳非高作

書目提要曰春秋公羊傳註疏二十八卷漢公羊壽傳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十

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

固自註曰公羊子齊人

按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固之自註

顏師古

註曰名高

按此據春秋說題詞之文見徐彥疏所引

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

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

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

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註亦同

休說見隱二年

今觀傳中有子

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

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元年

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

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子
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毋
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

公羊傳之非

隨園隨筆曰嘗謂柳子非國語不知非公羊常偶摘之
如春王正月而以爲黜周王魯宋穆讓國而以爲讓福
叔術妻嫂而以爲賢許止弑父而有時赦宋襄敗泓而
以爲文王之戰祭仲廢君而以爲合聖之權於外大惡
書於內大惡諱然則內之亂臣賊子無忌憚矣賊不討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士

不書葬然則晉靈齊莊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爲病桓
則是直彰公縱夫人淫奔而與大惡不書之說自相矛
盾諸侯不再娶何以晉少姜卒齊人請續婚叔向爲博
物君子不引不再娶之禮以辭之而乃以喪辭耶母弟
稱弟母兄稱兄以同母弟爲加親於羣公子是知母不
知有父也仲嬰齊卒而謂弟可以後兄是亂昭穆也商
人兄終弟及皆君臣也未聞有父子之稱仲嬰齊與歸
父皆大夫也無君臣之分可以有父子之稱乎以爲人
後故不稱公孫嬰齊而稱仲嬰齊然則襄公二十二年

之叔老卒彼又爲何人之後而不稱其氏乎以昭六年書仲孫何忌爲譏二名啟王莽禁二名之漸以齊襄公復九世之仇爲合禮啟漢武開邊之禍以天王出居於鄭爲不能乎母啟武后易唐之漸實與而文不與聖人不若是之舞文也享國長故不爲之諱本惡享國短故爲之諱本惡聖人不若是之齷齪也以諸侯未葬爲稱子則桓十三年衛宣公未葬亦書衛侯伋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而盟于洮反書衛子何也謂立子以長不以賢則太王之舍泰伯立王季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主

王何也以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爲道淫不知行人者官名也不稱行人非貶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亦非少女而始嫁也魯有送者齊有逆者單伯烏得而淫之襄六年莒人滅鄆左氏鄆恃賂也謂恃賂魯而慢莒也鄆滅而晉人且來討曰何故亡鄆公穀兩家以爲立異姓故曰滅鄆蓋惑於昭四年魯又取鄆一節而曲解之不知取卽取之於莒也立甥非禮而竟以爲滅國亦斷無此書法

何休解詁之謬

呂大圭曰嘗謂春秋三傳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耳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之徒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兄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三

弟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子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若此之類不一而足三子之釋傳惟范氏爲少過其於穀梁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春秋穀梁傳非赤作

書目提要曰春秋穀梁傳註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其傳則士勛疏稱穀梁子名做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公羊傳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按公羊傳定公卽位一條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按此註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卽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新義錄曰傳旣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旣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

穀梁傳之非

隨園隨筆曰穀梁紕繆處稍遜於公羊而亦不少其可數者杞伯姬遇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已近鄉曲小說矣魯置新郡之意乃是後世小人心事豈有聖人於君父而有此書法乎朱竹垞以爲書子同生者正斷

定爲魯公之子以同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
遂與姜氏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並未至齊故特書
之以明其爲魯君之子此說正與穀梁相反毛詩展我
甥兮毛箋明其非齊侯之子亦此義也許止弑君以爲
不嘗藥按左氏以爲飲訖止之藥而卒故曰弑也又慮
其爲藥誤而非有心於弑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
可也如僅僅不嘗藥何得直以弑書

公穀得失

書目提要曰春秋集解宋蘇轍撰按公穀雖以臆度解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五

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邱穀梁以戎爲衛
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
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
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諸如
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概以深文
詆之誤矣

朱子曰公穀在當時皆有所傳授但雜以己意所以多
差對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公穀兩傳皆姜姓一人所作

朱子語類引林黃中說以公穀傳祇是一人謂其文字大概皆同也然公羊名高穀梁名赤則自昔云然惟羅璧路史識遺謂二子之外此姓罕見引萬見春說以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腳疑是姜姓一人作此二傳假託兩人書日提要謂鄒爲布婁披爲勃鞞木爲彌牟殖爲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爲好異隨園隨筆謂鄭清之送新薑詩有公穀一人其姓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末

則姜之語朱竹垞贈姜開元詩亦用此事似皆信識遺之說不知詞人運典但期附合豈詳事實今按竹垞經義考云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於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是竹垞亦信二人決非假託也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

穀梁非子夏弟子

惠松崖曰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弟子按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旣成遭戰國寢藏者百餘年故魯穀梁赤爲春

秋穀畧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廩信註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

三傳得失

鄭漁仲曰黨左氏者以左氏爲大官以公羊爲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爲墨守以左氏穀梁爲膏盲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爲右穀梁者以爲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七

其善者則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各指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亂公羊失之鑿或欲盡廢三傳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是數說者皆不足以盡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

胡荊堂曰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義理卻精然考事甚疏又曰左氏事恐

八九分是公穀多出揣度又曰左傳載許多事未知是
不是且把來參考公穀之說亦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
初無此等意

書目提要曰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甯所論爲允
甯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
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
鉤棘月日以爲劄辨別名字以爲褒貶乃或至穿鑿而
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
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卽其識有不逮者亦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文

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
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
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
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爲富豔殘膏
賸馥沾漑無窮章冲聯合其始終徐晉卿排比其對偶
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
焉

三傳之失

范武子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

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呂朴鄉曰左氏熟於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深於理而其間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僞熟於世故往往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九

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越竟乃免此皆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實者尤多如桓文攘楚豈能遽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羽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

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則左氏未可盡以爲據也公穀二氏事多謬誤畧其事而觀其理固有精到者而害於理者亦甚眾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啟後世妾母陵僭之禍穀梁論世子蒯賸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啟後世父子爭奪之禍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趙鞅歸於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置其君如奕碁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公羊則以爲大齊襄復九世之讎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其爲害豈不甚哉

管臧若曰穀梁先有經而後以義理釋之者也故義理

少而得乎經者常多公羊先有義理而後以經證之者也故義理多而得乎經者常少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常經也而以律仲子桓公則舛也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疏也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也兩君與國爲體九世之讎可復也而以齊襄爲事祖禰之心盡則近於阿縱也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爲兄歸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三

父後也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定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爲公子喜之後也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士庶等夷之列也而非伍員之所得加於楚平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謂家庭承奉之常也而非衛輒之所得施於蒯瞶也故專言其理皆俊粹而光明合之於經輒牴牾而穿鑿漢人篤信其理并其不合於經者而不敢疑後人訾議其經并其甚深於理者而不敢信皆一偏之說也

左傳論宋弒昭公之失以下補

池北偶談曰春秋文公十六年傳宋公子鮑

昭公庶禮弟文公禮

於國人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既

而夫人使昭公田於孟諸冬十一月甲寅昭公將田孟

諸未至夫人王姬

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

使帥甸攻而殺之左

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爲邱明之

言詩矣弑昭公者公子鮑爲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

於六卿之門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

襄夫人以祖母欲淫其孫爲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

公子卬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

新義錄

卷四十四

經

三

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壘之

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弑之謀非一日

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

春秋權衡曰公子鮑爲不臣襄夫人爲不母而宋公未

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

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爲首惡不得輕

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

不其然歟

新義錄卷四十四終

